

2023年7月23日 星期日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雷林燕

# 家乡的河埠头

□陈建苗

家乡位于宁绍平原，有一条河穿过整个村庄，两岸是一个个河埠头。在漫长的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河埠头的热闹场景，带着浓浓的乡情，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河埠头是取水的主要场所。那时，每家都有两缸水，一缸盛“天落水”，烧开水喝；一缸盛河水，用来煮饭烧菜。天刚蒙蒙亮，河埠头就有了忙碌的身影，那是挑水的男人们。经过一夜的沉淀，河水变得清澈了，正是取水的好时光。男人们挑着水桶，踩着埠头的踏级，弯下腰先后将两只水桶往河里一按，舀满了河水，然后腰一直，肩挑水桶回家倒在已经见底的水缸里。这样来来回回七八趟，“七石缸”里的水就满了。然后放些明矾搅一搅，一缸水慢慢地变得更加清爽了。小时候，父亲起早就去河埠头挑水，往水缸里倒水的声音时时吵醒我的美梦，乡村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河埠头更多的是女人们的身影。每天早晚，她们挎着淘箩，拎着竹篮，来到河边淘米、

洗菜、汰衣裳。屈身蹲着淘米，淘箩一入水，一群白条鱼便争先恐后、上游下沉地过来抢食淘米泔水和米虫，几条胆子大的还会跳进米淘箩里。洗菜时，几只鸭子游过来抢食菜叶，用手赶也赶不走，女人便站起来拿着篮子“嘘嘘”地驱赶。家里来了客人，拎起养在水缸里的乌鲤鱼，在埠头刮鳞剖肚，谁知两手一滑乌鲤鱼活蹦乱跳掉入河里，无可奈何地看着它带着血水游走，心痛不已。汰粗布衣裳和被头床单，擦了肥皂放在埠头台阶上槌打一通，节奏明快，声音此起彼伏，水星四溅，有点李白的诗意：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”被头和床单洗干净后，隔壁埠头的大妈会主动走过来帮忙，各执一头反拧着绞干。女人们虽然忙碌着，但嘴巴也没有闲着，俗话说，河埠头讲婆婆，念佛场讲媳妇。说不完的东家长，道不尽的西家短，河埠头成了信息交流的场所。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多，母亲每天都要来来去去跑许多趟河埠头，可想而知，当年母亲有多么的辛苦。河埠头常

有姑娘出现，小伙子喜欢向那里多瞄上几眼；如果有心仪的姑娘在那里洗涮，小伙子对河埠头也就更加牵肠挂肚了，有事没事的总喜欢去那里看看。

河埠头其实也是一个船埠头。船埠头经常停靠着手摇橹的木制船和水泥船，生产队晒燥的稻谷和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在这里装卸；村民建房子需要的砖头瓦片和五孔水泥板从这里上岸。村里人娶媳妇，路近的，新娘子是走着到村里来的，随行的嫁妆由接亲的人肩挑人抬运回村里。路远的，就用船去接新娘子。乡亲们都喜欢跑到河埠头，看看哪户人家娶媳妇了。新娘子从娘家坐着船，带着嫁妆来到新郎家，嫁妆一到，鞭炮响起，吹吹打打的声音响个不停。埠头上站满了男女老少，大人们忙着搬嫁妆，小孩子争着抢喜糖，河埠头充满了喜庆和欢乐。

河埠头也是孩子们的乐园。经常可以看到放学回来的孩子，聚集河埠头玩“打水漂”的游戏。他们手里拿着薄薄的碎瓦片，歪着身子，抡起胳膊向后扬，沿着几乎与水面平行的角度奋力旋转着扔出瓦片。只见瓦片在水上如蜻蜓点水，飞一下，触一下水面，飞一下，再触一下水面。瓦片飞得远，触水的次数就多，技艺高的小伙伴会得到大家赞许的目光。农村的孩子都是从河埠头开始学会游泳的。夏季下午三四点钟，孩子们就开始玩水，先一手挡着埠头的台阶，一手捏住鼻子屏住呼吸让身子下沉到水里，慢慢学潜水，识水性；再双手搭在台阶上俯着身子双脚打起一蓬蓬水花；然后拿着木板或脸盆，离开埠头缓缓往河中

间游。虽然没有教练，经过几个夏季的玩耍，也就学会了狗爬式的游泳。学会了游泳，河埠头就是最好的跳台，从此，孩子们轮番跳上跳下，从这里慢慢游向大河，大江，甚至大海。童年玩水是最开心的事，看看手指早已皱巴巴了还不愿上岸回家，直到大人们拿着长长的竹竿来追打，才依依不舍爬上河埠头……

曾几何时，家乡的河埠头是人们生活的港湾，信息交流的场地，重要物资装卸的码头，孩子们的乐园。河埠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道路交通日渐发达，尤其是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、用上了洗衣机以后，河埠头已经日渐冷清，风光不再。现在的孩子不再去那儿玩耍，年长的人偶尔还会去河埠头洗洗涮涮，母亲也是这样。这几年母亲年岁大了，腿脚越来越不灵便，去年去河埠头洗拖把，结果连拖把带人掉进了河里，幸亏邻居大哥及时发现救了上来。此后，做子女的提醒母亲，不要节约自来水，河埠头危险不要去。当时，母亲还是听进去的。可是，前不久的星期天，刚吃过中午饭，几个兄弟姐妹正在聊天，忽然发现不见了母亲的身影，我惊觉地问父亲：“姆嬷到哪里去了？”父亲对我说去河埠头了。我不放心赶紧去河埠头看母亲，只见她手拿拖把正在和同在埠头汰东西的邻居大姐聊天。我本来想埋怨几句，见到这样的场景，也沉默了。后来我也慢慢地感悟了，母亲来河埠头，不仅仅是汰东西，可能是来寻找河埠头的记忆和失落的乡情！

投稿 E-mail: ljz@cnnb.com.cn



本版摄影 胡龙沼